

大年夜



□李红伟(壹点号:五味杂陈在山中)

无论离家远近,每年都要赶个“春运潮”,在新年临近时,有钱没钱地往家奔,大包小包地肩扛手提。

当远远看见老屋上空袅袅的炊烟时,瞬间忘记了异乡打拼的苦与泪;在村头拉住父母那温暖的双手时,早已抚平了心里所有的酸与痛。尽管兜里除了一张从异乡到故乡的车票外,早已所剩无几,却如愿地听到那句久违的乡音“家来了”!连忙堆一脸灿烂的笑容告诉家人“我在他乡挺好的”。

好几年没回家了,这年终于带着老婆、孩子赶着年三十的下午,在家乡小镇下了车。镇上到家还有五里多路,就打了个出租的面包车,拉着我从城里带来的一堆礼物,拐上了山路。

出租车费力地爬着进村前最后一个大坡。只要爬上坡,群山环抱的小村庄就在眼前,我便开始整理行李,准备下车了。

拐进山口,就见一群八九岁的孩子站在村头的小场院里,瞪大了眼紧盯着出租车。

车只能到这里了。我拉开车门,往下收拾东西。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可能觉得我面生,就回头问了句:“这是谁家的?”众孩子都摇头否认。

我边卸行李,边问出租车司机:“这是干啥的?”

“等爹的呗,自打学校放了寒假,这群孩子天天聚在这里,盼着在外务工的家长,能回来过年”。

这时,一个相对较小的丫头凑过来,往车里看了看,在确认没有她要等的人后,怯怯地问了句:“山下车站上还有等车的吗?”

“没啦。这家人坐的就是打咱这过的最后一班车。今年是没啦。”司机急急地按了声喇叭:“让开,收工过年啦。”一脚油门,瞬间没了踪影。

孩子们垂头丧气地盘腿坐下,有两个还不死心,站在高岗上向山下张望。

“有车上来”。说话间,一辆送快递的三轮车爬上坡来,也停在小场院前,孩子们显然对这辆车没兴趣。

快递员对着孩子们点开了名:张大、李小、来福、顺子,都过来取快递,你爸妈寄年货来了。

娃娃们拾起地上大小不一的快递包,无精打采地往家走,完全看不出收到礼物的高兴。我们三口跟在后面,听着他们嘟嘟囔囔的牢骚:

“又是吃的、喝的,上次寄来的还在冰箱里堆着。”

“也不知道寄本书来看,光知道羽绒服,花棉袄。”

“我缺的是开家长会的爹,不是腊肉香肠。”

“这包东西能辅导我写作业吗?”

我的心里涌上来一股酸酸的、难以言喻的味道,冲淡了回家的愉悦。

村里的小路不经走,说话间就到家门口了,父母乐开花的脸上,挂满了憨厚的笑。

放下行李,媳妇满脸笑容和母亲在厨房与堂屋之间穿梭着,孩子怯怯的还没适应,一个人在角落里玩着我的手机。

“老大,饭马上就好,去后岭上请你大伯来过年,他家那弟兄俩来电话,都不回家了。挣钱都不要爹了。”

到大伯家也就半里路,却要穿过整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山村。

熟悉的小巷,曾留下了多少童年的欢乐,捉迷藏、掏鸟蛋,装满裤兜的桑葚、酸枣;也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记忆,煤油灯下写作业燎焦了的头发,躲在角落里偷看琼瑶小说,还有年三十晚上满街巷晃动的手电光,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……

如今山村的街巷依然不宽,却都硬化了,非常平整,街头巷尾和拐弯处都装上了太阳能路灯,在寂静夜里把微弱的灯光洒在地上;几个佝偻的老人在灯影里晃动着身子,忙碌地贴着春联,若不是各家门口亮起的大红灯笼平添了几分暖暖喜庆,都不知道今天是大年夜。

我魂牵梦萦的年,一时竟品不出记忆里的“年味”,八仙桌上堆满了各种菜肴,围桌而坐的却只有两个拄拐捋须的期颐老者、一个垂髫幼学的顽童,守岁的围炉夜话,已变成相对无言。

什么是“年味”,肯定不是桌上、冰箱里的丰盛。否则,那些年细粮紧缺时,年夜饭每人只能分10个萝卜馅的饺子,卷上仁煎饼才能吃饱,却是那么的香甜;也不全是大红灯笼、春联门笺这样新旧桃符的气氛,更应该是一种文化传承、精神共鸣。人们都在感叹找不到心田深处浓浓的年味,我觉得是缺少了过年的载体。最简单厚重却又热烈的形式,不就是亲人的团聚吗!家应该是“一樽岁酒拜庭除,稚子牵衣慰屏居。”

挽着伯父回到家门口,父亲已经在门外的枣树上挂好了鞭炮,见我走来,忙把打火机递给我,满脸的皱纹笑得更深:“来,点上,响亮响亮,人财两旺。”

我抬头仰望,天上的星星比记忆中稀疏了许多,也许星星也习惯了城市的霓虹艳影,不屑这山坳里的小村。

一阵刺耳的鞭炮声在山村里传递开来,告诉我过年了。



依河而居 年味浓厚

□任聪(壹点号:缙缙平生)

在运河之畔的小镇,年节习俗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,悠然诉说着岁月的故事,散发出生活的醇香。

冬日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,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那时的运河边,烟火气息浓郁,每逢腊月,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忙碌的喜悦之中。孩子们兴奋地放鞭炮,大人们则围坐在一起,精心制作着各式各样的年货,有糖果、点心、年画等。小镇仿佛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厨房,各种香味交织在一起,让人心生暖意。

过年最让人期待的,莫过于那场盛大的龙舟表演。那龙舟,长如蛇身,雄壮威猛;那龙头,红睛金鳞,栩栩如生。舟上的壮丁,各持划桨,蓄势待发。锣鼓声中,龙舟如箭,破水而出。运河两岸,观者如潮,欢声雷动。这种民俗,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沉淀。

回溯往昔,我们的先祖们扬帆北迁,找到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富饶之地。他们像征服命运的勇士,不畏艰辛;他们开河通航,用智慧和勇气书写着辉煌的历史篇章。这条运河,如同一条蜿蜒的血管,流淌着坚韧与拼搏的血液,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灵。龙舟竞渡则成了我们这一方水土的独特记忆,一种对先祖的敬仰与缅怀,一种对历史的尊重与铭记。在这激流勇进的时刻,我们仿佛能听到先祖们振奋人心的呐喊,感受到他们拼搏向前的力量。

在龙舟上,人们汗流浃背,却毫无怨言。他们用力划桨,与风和水搏斗,仿佛在与命运抗争。这抗争中,充满了欢笑与泪水、挫折与成功。每一次竞渡,都是对生活的最好诠释——不屈不挠,奋发向前。这不仅是一场比赛,更是一种精神。当龙舟在运河水面上划过,仿佛一道闪电划破寂静的河面,瞬间让人屏息。船上的人们齐声呐喊,鼓声震天,仿佛要将一年的疲惫都释放出来。随着鼓声渐弱,龙舟渐渐远去,人们脸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,仿佛要将这份快乐永远珍藏心底。

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人们对传统的追求已经逐渐消逝。传统习俗,传统工艺甚至传统食物,都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逐渐被淡化。然而,在运河之畔的小镇上,年味习俗却依然如故。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节奏较慢,但他们一直坚守着年货的制作、鞭炮的燃放以及龙舟的竞渡等传统,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愿。

年味早已成为华夏儿女心中的共同记忆。这份习俗穿越地域、跨越文化,凝结着我们对家的深深眷恋。它不仅是一种仪式,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。让我们在这浓厚的年味中重温儿时的欢声笑语、与亲人围炉共聚、聆听历史的回声。让我们在这运河旁的小镇上,用心珍藏这份宝贵的回忆,与这浓烈的年味共同舞动在温馨的时光里。

体验不一样的年俗

□徐锦文(壹点号:帛文)

作为一个外乡人,在山东也快十年了,十年前做了山东的女婿,也是一辈子待在了这里,植了根,生了芽。

有感于山东的年,是在刚刚结婚那年第一次在山东过年,后来间隔着几年都是回河北去陪父母过年,我本是河北人,老家位于河北北部的山区。同山东比起来,过年时的仪式感就少了好多。

山东的年更为浓郁一些。从外面三六九的大集来看,这是我故乡没有的。还记得第一次在山东过年,被那农历腊月三六九的大集深深吸引。这不仅是商品的会

聚,更是文化的交流。山东的年味,就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悄然绽放。在寒冷的冬季,因为有了集市的热闹,浓浓的年味悠远飘香,整个冬日也变得暖和起来。

从热闹的大集到温馨的家庭聚会,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底蕴。

过年时家族长辈会将家谱挂在厅堂中央,也有人称之为“族子图”,大年三十早晨,“请神”或“请先人”前,就将其挂在了墙上。厅堂中央一张八仙桌上摆满各式供品,同时要不间断地点上香火。

族谱中都是逝去先人的名讳,由上到下按辈分排开。轴子两侧是一副字“祖德功绩书百世,子孙英明耿千秋”,或是“先祖功德名千载,忠孝家风强后人”等,横批

是“千秋功德”“忠孝传家”……

等到了初二,把神或者族中过世先人“送走”之后,就从墙上取下,仔细地卷好并存放起来。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,以表达对祖宗的祭祀以及对子孙后代的祈福。

作为一个外乡人,我见证了山东的年味,也浸润着我的生活。每当春节来临,那浓郁的年味就如同山东亲人的热情好客,让人倍感温馨。

十年时间,足以让一个外乡人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亲人。我在山东过年,见证了这里的变迁,也感受到了这里人们的热情与真诚。山东的年味,已经融入我的生活,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。